西域傳第七十八　范曄　後漢書八十八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曰都護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爾戊己焉車師

有前王後王國也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爲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且音子余反渠

勒皮山爲于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師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慈下並同

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
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
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
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
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
軍司馬班超留于賓綏集諸國和帝永元
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
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

西域

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
茲復置戊己校尉○劉攽曰置戊己校尉案戊己本兩校今此下文云又置戊部候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閻詳足明置戊校而已後人不知妄增己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
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
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
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
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

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甘英作甘菟）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喜基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

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劉攽曰注宜禾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先擊呼衍王絶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後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穀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州縣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繒彩以奉之夷狄微令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故孝武憤怒深

惟乂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絶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度曰絶也）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揚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筭至車船租及六畜言皆計其所得以出筭軺車一筭商賈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筭）夫豈不懷慮乂故也（懷思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絶南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絶羌裂匈奴之右臂也）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乂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

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絶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帝納之乃以班勇班超之子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絶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領已西遂絶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

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以踈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大生葱故名）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江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

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蒲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高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史記曰陂山通道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

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續漢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

于賓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
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
上求討之帝赦于賓罪令歸拘彌國放前
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
萬人擊于賓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
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
熹平四年于賓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
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劉攽曰案文多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

西域

並多此一字也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
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賓
三百九十里
于賓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
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户三萬二千口
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
賢強盛攻并于賓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
明帝永平中于賓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

爲于賓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
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絶西北至疏勒十三
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
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
年于賓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
年長史趙評在于賓病癰死評子迎喪道
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賓王建素有隙
乃語評子云于賓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

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
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
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賓
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賓
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
于賓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
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
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

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
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
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即前斬建于
賓矦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
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賓矦將遂焚
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僰
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
○劉攽曰國人殺之案下文言輸僰死已經月此時安得云殺之蓋是不從字 馬達聞之

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賓桓帝不聽徵達
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
賓令自斬輸僰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
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
竟不能出兵于賓恃此遂驕自于賓經皮
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羌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
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

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劉攽曰漢書中案漢當作前并大秦國中一字亦然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子合國居呼犍谷犍音九言反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秅前書音義音鷄拏云烏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如鷄拏反涉縣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

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
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
小城數百戸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
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
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技符技形似麟而
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
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
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
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
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
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
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
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
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
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

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垩堊之（堊鉛也音火既反郭璞曰垩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

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
璧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縫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雞）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
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
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
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凡外
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
金錢一與安息大秦交市於海中利有十

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
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
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
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閡音五代反）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
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
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
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

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珍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氏音支下並同）居藍氏城（前書藍氏作監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翕侯後百餘

歲貴霜翕侯立就卻攻滅四翕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劉攽曰案文多一王字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翕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

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罽氎罽音它闔反氎音登埋蒼曰毛褐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駞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奄蔡國改名阿

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勑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

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欵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

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
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
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
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
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
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
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
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

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
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
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
立裝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
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
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
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
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

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
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
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
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
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嬀
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
其國貴人駟鞬爲嬀塞王賢又自立其子
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
爲烏壘國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
爲嬀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
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
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
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
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
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
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

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賓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賓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劉攽曰案文正當作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二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賓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求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乃比

即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賓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賓國

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
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
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
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
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
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
運等且音子余反下同 恙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賓
反音番 于賓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

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
婦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父不
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
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
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賓兵
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
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
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賓廣德乞

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罽繫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劉攽曰案文少一也字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

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槃又畏憚月支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槃立爲王更以遺腹爲槃槃城侯後莎車　畔于賓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賓爲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槃遣奉使獻帝拜臣槃爲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爲守國司馬五年臣槃遣侍子與大宛

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槃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

○劉攽曰案此亦多已字

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槓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

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隘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

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駞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劉攽曰案此文不足當云其人口貧羸者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少一其字一者字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

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盧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

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巳校尉索頵欲廢後部王涿鞮立破虜侯細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巳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巳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劉攽曰注和帝置戊巳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巳字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

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懷其盧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令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

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前書張騫漢中人爲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

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頸頸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劉攽曰驛案當作譯同上）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莫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有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罽賓本漢所立殺漢使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懸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陂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過此難全也○劉攽曰注過此難者案過當作遇）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

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
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
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
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
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一人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
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 **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
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
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一利利種迦毗羅城白淨王摩耶人可爲父母

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
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
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
王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爲弟子命舍利
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
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 **神**
迹詭怪則理絕人區 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鼈等而
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
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
外 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爲五師子兒爾時醉象惶懼而退 又五百
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棄入阬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陁達摩佛以慈

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爲空執著爲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妙觀其徼故曰道書之流也　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

大不經奇譎無已維摩經曰爾時毗耶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芥子等也　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　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迄滅因報相尋若曉而

昧者故通人多惑焉精靈起滅謂生死輪回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遏矣西胡天之外區遏遠也音它狄反尚書曰遏矣西土之人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匈拘猛之性何所憂懼何忌也

西域傳第七十八